

第十八回 祁道尊攪穿欲海 舊解元再步蟾宮

不提霍繼組進京會試，再表文新陷在青蓮寶岸，不能脫身。到第九年八月初六日晚上，暗想李道人說有九年花債，今已及期，未知如何得脫火坑。正在沉思，那真空又備了酒請文新與眾尼歡呼暢飲，忽聽得外面乒乒乓乓打將進來，甚是厲害，慌得文新與眾尼不知所措。正是：災從天降無處躲，變起蕭牆難預防。

看官若不厭煩，待小子自前至後，委曲說來，方知端的。原來這青蓮寶岸，向是藩封的王府，屋宇弘深，真可藏垢納污。來出家的都是大戶人家失節的夫人小姐，弄出事來，父母不忍置之死地，又礙著大家體面，不好看，便多與業資，借此藏身，仍舊宣淫覓偶，往往引標緻男子進去，不弄到死，不放出來。這庵東西兩院，老幼尼姑，共三十二人。六七年前，曾有個山西客人，來南昌生理，姓祁名五裳，帶個讀書兒子祁逢來遊學。偶然閒步到青蓮庵來，望見殿上一個少年尼姑，接一個穿玄色的少年郎君進去，好一會兒不見出來。祁逢疑心，坐在殿上觀望，直到日落，不見有人出來。及至裡面門聲響，見是兩個老道婆捉了鑰匙出來關門，看見了祁逢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人，這樣晚時在此張頭探腦，想是個賊人麼？」祁逢道：「我是在此閒玩。」道婆道：「閒玩的事，該在青天白日，緣何到這時候？我欲叫起地方來拿到官司，打死你這野賊。」祁逢被他罵了，遂步出山門。一路想道：「我明明見個人進去，如何到晚，還不出來？若是尼姑的親戚，也沒有個後生男子漢，好住在尼姑庵裡的。其中必有蹊蹺。明日早來窺看，若有什麼破綻來，好叫這些尼姑難受，得我老祁的手段。」

回寓宿了一夜，明日帶過家人，又到庵來。進得庵來走到殿上，不見有人行動。看那昨日走進去的門兒，緊緊關著。祁逢兩人立在門口，尼姑便說道：「我這裡都是女僧，從沒有個男客進來。客官請尊便為美。」祁逢道：「我們不是要進去玩耍，是因為昨日有個舍親，年才二十多歲，身穿直色綢道袍，頭帶萬字巾，到你裡面去，如今還不見出來，我在此候他出來。喚他出來，說他家中有事等他哩。」

那尼姑聽了，滿面通紅勉強應道：「我這裡哪有人影在此。」又有一個標緻小尼姑出來，問是何事。尼姑便把祁逢的話述了一遍。這小尼姑也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有是有這個人進來，只是立刻就出去了，不曾停步在此。」祁逢見兩人說兩樣話，料必有蹊蹺，便大著膽要跨進門去。兩個尼姑慌了，抵死推住了門。一邊要推他出去，一邊要強走進去，正在喧嚷，驚動了裡邊。走出五七個道姑來，幫著兩個，夾七夾八罵起來，就抬起磚角石頭打出來。祁逢忍住了氣，同家人回到寓中。過了四五日到城隍廟，見帖一張紙寫道：

原任贛州府知府孫子玉，係山東青州人，任滿回家，偶過此地，有次子孫繩武，年二十歲，頭戴萬字巾，身穿玄色道袍，面白無須，身隨一童，名盛美，年十四歲，面光而白，身穿青布道袍，今十三日偶出閒步至今七日不知去向，四方君子有執信來報者，謝銀三十兩，決不食言，招紙是實。

祁逢看罷，拍手稱奇，歸到下處，就把他前日庵中親見的事，並金招紙上的言語，對眾人說了。眾人道：「雖此事有些巧合，但天下事，盡有極幻的，也不可執滯。況此庵俱是鄉紳家眷在內出家，誰人敢去問她。」

一日，有個週六官從西關來看他父子，祁逢又把這話述與他聽。週六官笑道：「這事也不為希罕。我那裡，西門曾家。二年前，有廣東賣藥材的客人，叫做文新，生的少年美貌，投宿他店，次日往街上閒走，一去不回，至今三載，杳無蹤跡。」祁逢道：「莫不是也被這些尼姑弄進去了？」

從此祁逢要等那庵中人，只是沒個乘隙，可以圖得。住了月餘，他父親討完賬目，收拾回山西去了。這祁逢到家幾年間，中舉聯捷。在兵部做了半年主事，就升為江西南昌兵備道，領憑赴任。正在鄉試及期，那典試工科洪大任是他同年。八月初二日，貢院邊無故發起火，霎時間把貢院燒為白地。一時起造不及了，典試官會同撫按相議，尋個公所，暫作貢院。祁道尊說：「青蓮寶岸裡廣大，可以借用。」各官俱道：「果然可用。」才有此言，各鄉宦便寫書來討分上。撫按也有意徇情，怎奈祁道尊攬掇主考，總不作準。尼姑忙了，央人送五百兩銀子討情，道尊又不肯受。尼姑只得去仕鄉宦鄭閣部出來護法，指望彈壓。誰知那祁公是有性子的，見鄭相公說話侃侃，又見他發告示掛在青蓮寶岸門首，觸了他怒，便同試官商量，點齊一百名營兵，將庵門前後圍住，自率了巡捕官，與二十名家丁，打將進來。這些尼姑為了借庵之事，連日悶悶不樂，恰好這日有了閣老護法，又有告示張掛，以為無事，正在那裡飲酒取樂。忽聽得喊聲大振，不知何事，嚇得這般尼姑屁滾尿流，無處躲匿，都被獵著。那軍士齊發聲喊，東尋西覓，兩房共搜出五個男人，連三十二個女人，牽在一處。祁公點明，封鎖房間，帶一行男女到衙門裡來，立刻就審。兩個是同胞兄弟，福建人，為客商到此。又兩個一大一小，就是前年所見那穿玄色的少年。祁公使問道：「你可是山東孫知府的公子孫繩武，這小的喚作美盛麼？」兩個叩頭道：「正是。老爺如何曉得？」祁公道：「我已知得久了。」又向一個少年道：「你可是文新麼？」文新也叩首道：「小人正是。」

祁公道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」文新道：「小人是讀書弱冠，也曾游宦過。不意八年前偶然到庵，便被留住。今蒙老人家打開羅網，得見青天，實為再生之幸。」五人供詞與文新不甚相遠。祁公喚眾尼呵道：「這五人說話是不差的麼？」眾尼俱叩首請罪。祁公錄了口詞，命鎖在後堂，撥三十名快手看守。明日五鼓坐堂，喚四方總甲，著該備喚三十二名鰥夫，無力娶妻的進衙來。總甲領命，不消兩個时辰俱喚至，總甲呈上花名。祁公就喚齊三十二名女僧，用三十二張票，寫一個男名，配一個女名，寫完當堂逐名點票領去成親。凡庵中所有細軟，皆聽眾尼自認，領去過活。這六十四個夫婦，一齊叩首拜謝去了。祁公喚兩個福建人，各賞十兩盤費，令他回鄉。又令書吏取三十二兩程儀，送與孫公子，又差浪船一隻，直送到淮陽交界，孫公子拜謝去了。

祁公看文新相貌俊偉，自問道：「你說是個廩生，如今舉業還未得否？」文新道：「還去勉強完善。」祁公便出題面試。文新拈起筆來，揮成一篇，呈上。祁公看了，字字珠玉，言言錦繡。大家稱異道：「若據此作，像是發過的前輩，不是青衿的。」文新尚未知盧杞亡過，只含糊地答應道：「不敢。」祁公也認他真是懷才未遇的秀士，心中有意要援他觀場，就留宿在內堂。打聽去會典試官，先將尼姑之事細說了，然後又對他說有個嫡姪在此，隨任讀書，要本處宗師補名送試。洪公應承了。祁公遂去拜學院，將嫡姪祁文新做個隨任。求他補名送試。學院也允了。將青蓮寶岸改做貢院，更期八月十五日頭場。三場考過，揭曉時，祁文新中了解元。報到祁公衙內，祁公大喜。是夕與文新飲酒，文新即問朝事，方知盧杞已死，又蒙恩赦，才把自己真實履歷對祁公說了。祁公驚道：

已。文新會過同袍，辭謝祁公，連夜到建昌。尋李虛齋處細問，方曉得父母一向在施宏德家中，今同李虛齋一路反尋他去了。心下沒主張起來：「不知父親往哪一處去尋我？我今到哪一處才會著父親？」忽又想道：「如今也是個急難之處，一發把李虛齋老的字拆來看罷。」忙取出拆開，看時上寫著道：

可先到京會試，不可有誤，切切。

文新看了，只得把尋父的念頭暫止住，連夜催船進京。行到京口，叫泊船在金山下，起來看看霍公之柩。預備香帛，尋到舊處，叫當家虛白取鑰匙開門。虛白聞是新科解元，就吩咐徒弟收拾果豆，然後來候。文新進去拜謁罷，痛哭一場。去看那壁上的詩，一塵不染，像是有人拂拭的。因問虛白道：「這壁上的詩句，曾有人見過麼？」

虛白道：「春間有二位居士到此，一姓李，一姓邵。說是霍爺的故舊，也曾祭過一番，看見壁詩句不住地鑑賞，歎息而去。」

文新聞知父親到此，不得相遇，又哭一場。虛白就請文新用果豆。文新送虛白茶金四兩，遂登舟而去。欲知後事，待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